

新元史

列傳

第六十七至第七十

第肆拾肆冊

列傳第六十七

新元史卷之一百七十

賜進士出身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國史館纂修膠州柯劭忞撰

許衡

師敬

劉因

吳澄

當

許衡字仲平懷州河內人生有異稟與羣兒嬉卽立進退周旋之節羣兒莫敢犯年七八歲受學於塾師凡三易師所授書輒不忘其師辭於父母曰此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吾非其師也有道士款其門謂父母曰此兒氣骨不凡當謹視之異日名冠天下富貴不足道也金末徭役繁興衡從其舅受吏事久之以應辦宣

宗山陵州縣追呼旁午衡歎曰民不聊生欲督責以自
免吾不爲也遂不復詣縣決意求學父母以世亂欲衡
習占候之術爲避難計於日者家見尙書疏乃就宿其
家手錄之由是知考求古學一言一行必質於書時人
亦稍從受學焉未幾避亂於徂徠山轉徙大名時竇默
以經術得名見衡敬禮之相遇則危坐終日出入於經
史百家之說互相難問姚樞以道學自任聞衡苦學力
行過大名訪之樞隱居蘇門山傳伊洛之學於趙復衡
至蘇門見樞得伊川易傳朱子論孟集注中庸大學章
句或問小學諸書乃手寫以歸謂學徒曰昔所授殊孟

浪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洒掃應對以爲進德之階乃悉取舊書焚之使門人自小學入衡以身先之家貧躬耕自養年不熟則食糠茹菜處之泰然樞應世祖聘衡獨處蘇門始有任道之意及樞爲勸農使薦衡於世祖以爲京兆提學世祖南征衡復歸懷州中統元年召衡赴上都入見帝問所學曰孔子問所長曰虛名無實誤達聖聽問科舉之學曰不能帝曰卿言務實科舉之學虛誕朕所不取也明年三月復召至上都時王文統秉政深忌樞默等疑衡附和之五月奏以樞爲太子太師默太

子太傅衡太子太保陽尊之實不欲其侍左右默以屢言文統不中欲倚東宮避之衡以爲不可且曰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嚮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能爲此事否不然是師道自我而亡也樞然之與默等懷制立殿下五辭乃免改授衡國子祭酒既拜命復以疾辭九月得請歸仍奉勅教授懷孟路弟子三年九月召至大都中書左丞張文謙見衡請執弟子禮衡拒之文謙數忤倖臣被譴責請教於衡衡貽書教以存誠克己之學至元元年懇請返懷州帝許之六月迅雷起於堂下從者皆驚仆衡獨不爲動二年帝復徵之衡至上都卽奏震雷

之罰不當入覲帝不許十二月勅入中書省議事衡以疾辭丞相安童素慕衡名謁於行館及還謂左右曰若輩自謂相去幾何蓋什百而千萬也是豈繒繳之可及哉三年春召至檀州勅諭衡曰竇漢卿獨言王文統當時汝何不言豈孔子之教使汝如是乎抑汝不遵孔子之教乎往者不咎今後毋然省中事前雖命汝汝意猶未悉今再命汝汝之名分其斟酌在我國事所以無失百姓所以得安其謨猷在汝正當黽勉從事毋負平生所學安童尙幼未更事汝其輔導之衡對曰聖人之道至大且遠臣平生雖讀其書所得甚淺旣承特命願罄

所知安童聰明有執守告以古人言語悉能領解但慮中有人間之則難行矣是年夏分省至上都衡疏陳五事其一曰自古立國有大規模規模既定然後治功可期昔子產相衰周之列國孔明治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終身由之而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制哉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十六帝百七十年遼九帝二百有八年金九帝百二十年皆歷年最多其他不行漢法如劉石姚苻慕容赫連等專尙威力劫持鹵莽皆不過二三十年而傾敗相繼夫陸行宜車水行宜舟反之則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漢食熱反之則

必有變以是論之國家既自朔漠入中原居漢地主漢民其當用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夫寒之與暑固爲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而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是亦積漸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國之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在昔平金之日卽當議此顧乃遷延歲月養成尾大之勢祖宗失其機於前陛下繼其難於後雖曰守成實同剏始規模又難於曩時惟亟亟講求得

失而法戒之不雜小人不責近效不恤流言則周漢不難復遼金不難蹀也其二曰天下之務萃於中書不勝其煩然大要用人立法而已人之賢否未知其詳固不可遽用若或已知其爲君子爲小人而復遲疑兩可莫決進退用君子恐其迂闊用小人冀收其捷效是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能調五味之和莫不覩日月也獨星官能步虧食之數今里巷之談動以古爲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孰非古人遺法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獨無必然之成法乎夫治人者法守法者人人法相維上安下

順而君相不勞今立法用人縱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當給俸以養其廉未仕者當寬立條格俾就敘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以察汙濫內專吏部以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舉下則人才爵位略可平矣至於貴家之世襲品官之任子版籍之數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其三曰爲君當知爲君之難蓋上天爲下民作之君師非以安佚娛之乃以至難任之也古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豈故爲自苦哉誠深知爲君之難則有一息不敢暇逸者請言其要曰踐言難知人難用賢難去邪難得人心難合天意難何者

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
出言不容不慎一日二日萬幾人君以一身一心臨斷
之欲言之無失豈易得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忘之
者今之所命而後日違之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
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無所持循此無他至難之地
不以難處而以易處故也苟從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
凡一言一行必求其所當然不牽於愛憎不激於喜怒
虛心端意而審處之尠有不中者奈何爲上多樂舒肆
爲下多事容悅夫私心盛則不畏人欲心盛則不畏天
以不畏天不畏人之心所日務者皆快心之事則口欲

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安肯兢兢業業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又難於在下之人也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且又有眾寡之分焉寡則易知眾則難知故在上難於知下而在下易於知上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難矣人君處億兆之上操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則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可勝旣乎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而譽之

使愛本無可憎也而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君子
退者未必小人予者未必有功奪者未必有罪賞罰生
殺尠得其正人君不悟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防天下
之欺患尙可言邪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急
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旣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
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詐用術投間抵隙以
蠱君心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此知人之難也能知
賢則必任賢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
勢屈置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其於人國
重固如此也然其人必難進易退輕利重義人君雖或

知之而召之命之汎如廝養賢者有不屑也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然而言不見用賢者不處也或用其言而復使小人參之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以取譏天下後世哉且賢不惟難進也而又難合人君處崇高之地大抵樂聞人過而不樂聞已過務快已心而不務快民心賢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如堯舜而後已故其勢恆難合况姦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爲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事得其正而天下被其澤邪此任賢之難也姦邪之人其心險其術巧惟險故千態萬狀而人莫

能知惟巧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其諂似恭其訐似
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勢在近習則結近習勢在
宮闈則媚宮闈或以甘言誘人於過而後發之以示其
無黨務窺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竊其勢以立已之威
結其愛以濟已之欲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
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所謂城狐社鼠而
求去之固已難矣然此猶人主之不知者也至若宇文
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妒賢嫉能
明皇洞見其姦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
哉此去邪之難也夫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報上感應之

理則然禹抑洪水以救民啓又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一傳而太康失道則萬姓仇怨而去者何邪漢高帝起布衣天下景從滎陽之難紀信至捐生以赴急則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沙中有謀反者又何邪非戴上之心有時忽變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禹啓愛民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滅德是以失望漢高以寬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愛憎行誅賞是以不平古今人君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皆類此也人君有位之初旣出美言而告天下矣旣而實不能副故怨生焉等人臣耳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已

之私而厚一人則其薄者已缺望况於薄有功而厚有
罪人得不憤於心邪得人心之道不在於要結而在於
修身誠使一言一動必可爲天下之法一賞一罰必求
合天下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自得又豈有失望不
平之累哉此得人心之難也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
漢之文景然攷之當時天象數變山崩地震未易遽數
是將小則有水旱之災大則有亂亡之應而文景克承
天心一以養民爲務今年勸農桑明年減田租懇愛如
此是以民心洽而和氣應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彗
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謂當除舊布